

聽法者的回饋

恒興法師 2016 年 9 月 10 日晚間於金佛聖寺

興法師：我們在這個功課裡面有什麼心得，或者聽法、上人說的故事，晚上研究過去祖師大德的著作，或者典故裡面大家有什麼心得，可以拿出來大家交流一下，希望可以在交流之中更加深入法的內涵和自己的心。OK。有哪一位有心得想說呢？男眾先吧。

卍

有佛友問： Master, I didn't take part in the meditation session with you or the folks. I come here for meditation. I have a question.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deeper I get into meditation, the more remorse I feel for the bad things I have done in life. And is my understanding correct that I sh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? I should try to pay back for the hurt I have done to them and just move on with my life? However, I asked other Buddhist masters they told me the pain will remain forever about my wrong doings.

翻譯者：他來打坐越深入就會想起以前做的錯事。他說在打坐的時候會想起以前的錯事。我要問要怎樣面對這些痛苦。（大概的意思）

興法師回答： 為什麼痛苦？

佛友說： For all the bad things I have done to other people. Not just to human beings but also to animals. It was a long time ago but when I practice, it returns to me and just hits me.

翻譯者：為那些我曾經對別人還有動物做過的錯事。雖然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但我在修行的時候，那些痛苦會回到我的身上來打擊我。

興法師回答： 懺悔吧。懺悔就會過去。

卍

近經法師： 我看大家都很害羞，我可以先說一些。這是關於〈信心銘〉的。前幾天我跟我的師兄講，我在金佛寺有一個很大的收穫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〈信心銘〉在很多年在沒有出家以前看過一次。在看到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的時候我看不懂，就把它關起來。在第二次看到的時候是在我當沙彌尼的時候。再多讀了大概四句，還是看不懂，所以又把它關起來。我看了兩次都沒看完。

第三次好像是受戒完沒有多久。好像看到如果不識玄旨，徒勞念靜，看到大概三分之一還是不懂，還是把書關起來。我心裡就想：唉呀！三祖大師我可能和你沒有緣，〈信心銘〉我可能永遠都看不懂。因為這樣我就把它置諸高閣，就沒有再看過。因為這次拜懺的因緣，法師每天帶著我們看〈信心銘〉，每一句每一句的解釋。所以第一天我看到投影片的題目是〈信心銘〉的時候，我雖然在旁邊翻譯，但心裡其實是很 **excited**，很激動的。就覺得哇！這次終於可以看懂了！當然它的意思很深，需要我們慢慢的修行去體會。但至少這次看一遍，可以看懂一點。所以〈信心銘〉是我到金佛寺最大，也是最意外的收穫。

卅

近藏法師：我來金佛寺三個月，在三個月從華嚴法會到地藏法會，最後是《梁皇寶懺》，然後我們就會回到加州。在這三個月裡面我得到很多法的熏陶。是興法師每晚給我們的開示，還有就是我們請了三位客座的主講者，就是葉教授、葉媽媽和武親道教授。我感覺兩場的演講。前面幾位教授所說的是比較世間的我們對工作壓力的平衡，人際關係，怎樣改變創造自己的人生。大家都感覺非常耳目一新。然後來了挺多人。然後晚間的開示人數就相對減少很多，是關於信心銘的。前面三位講者的開示就像一股新鮮的空氣。我在聽法師的〈信心銘〉我感覺是在消毒空氣的毒素。雖然〈信心銘〉的內容如法師說的不是很容易懂。但它是要帶我們找到真的東西。所以在信心銘裡面找到很多相對的，例如憎愛、動靜、一二。要我們從這裡跳脫出來找到真的東西。雖然語句非常難，我也不一定懂得其中的一些意境。可是每一晚聽完這個內容都會在我心裡迴蕩。感覺跟前面六場不一樣。不過當然法法都是佛法，都是第一的法門。我們不可以揀擇，不然會變成一種法障。不同的法就是有不同的因緣、不同的知音。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每晚出席的人知音是很少的。我還是很感謝法師的開示。雖然人數很少，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找到、回到我們本來的面目。我們不會因為聽眾的多少而決定要講的內容。這是我的感想。當然還是從每晚的開示裡面的收穫。我們都開玩笑說晚上來的聽眾是我們的基本聽眾。我很想聽聽大家來是為什麼。只是為了坐在這個地方嗎？還是從晚上的開示或者拜懺中都有一些收穫。

卅

溫果彩：我很多謝恒興法師說的〈信心銘〉。我是第一次聽。我也不懂，我也覺得很難。第二句說唯嫌揀擇，就是分別心。令我想起我學《楞嚴經》。我一開始信佛的時候，只是來參加法會拜佛誦經，我只會做這些。十年八年都是這樣。直到我在金佛寺聽到《楞嚴經》，我才知道佛告訴我們，我們是有一個真心。後來我又接觸到有常住真心。但是我不知道常住真心是什麼。只知道是有。又說我們沒有失去，只是迷了。字面上是這麼說。後來又了解到原來我們有分別心。後來經過很多思考。現在聽到〈信心銘〉說分別心，我就想以後對這個還想要多知道一點。這個分別心會永永遠遠障礙我們的一種心。這是我聽到〈信心銘〉的一些理解。或者因為這個〈信心銘〉而發一個很小的願，希望自己怎麼樣去了解這個分別心。這是我這次聽到〈信心銘〉最大的好處。我也覺得〈信心銘〉裡面的話很有趣。不是明白，但是覺得很有趣。這是我的一些感受。

已

譚果揚：阿彌陀佛。我剛剛來就聽到兩位師兄、法師說感受。我聽了這幾晚，覺得講這些法的目的就是要幫助我們修行人改惡向善，和使我們在日常中遇到的煩惱和很多的問題得到解決，但如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如上所說的事，講這個法的目的便失去了意義。佛法不離世間法，如果只是一味講佛法，不會應用的話，佛法就是佛法，世間法就是世間法。所以最好就是把佛法融會到我們在生活中遇到的問題，好像剛剛兩位師兄和法師說的，都好像不能切入到弘揚佛法的目的。這樣好像沒有什麼意義，浪費了時間。

我舉個停車的例子。有時候有些車停靠得亂七八糟。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那個人要趕時間來參加這個《梁皇寶懺》，他不想錯失每一秒。又貪睡或要做其他事情，擔擱了一會。所以一來到，嗖一下，車子就亂停。雖然這是很小的問題。但是讓我想到這是一種小小的自私心，只為了自己方便，自利不利他，不會想到其他人。一個是這樣做，就人人都是這樣做了。十個車位，變到只剩下五個車位。所以如果我們能契合到佛菩薩的自利利他的精神。自己車停得好一點，別人的車也可以有地方停，大家都好。像法師昨天晚上講的瞋恨心，我和我的同修也討論過。

上人常叫我們不要發脾氣，我們也常聽說不要發脾氣。那為什麼不要發脾氣呢？昨天有兩句話「心熱生火，氣燥生金」，大概意思就是心火盛，於是五行便失去了平衡，火不剋金，而金盛則剋木，木屬於肝，因此一發火就會對肝不好。所以佛法裡面有很多東西是對學佛的人在各方面很有幫助。為什麼現在學佛的人越來越少呢？就是因為名句太多，很難明白。一定要簡短，生活化，才能容易明白，別人才會來信佛教。不然的話，佛教就變成了老人教，只有老人家才來，其他人都不來了。所以我覺得佛法不需要深，最重要的是讓人能夠應用，這就是一個好的佛法。

卍

楊果瑜：我很喜歡拜懺。我平時開口唱的時候，大家都會叫我閉上嘴，因為我總是走音。但是我拜懺，各位道友從來都不嫌棄，所以我很喜歡拜懺，我可以盡情的唱。我在拜懺的時候，其實並沒有想太多。就是跟著音調唱。我到沒有想太多懺悔的事情，只是很高興的在唱。晚上聽興法師的開示。也了解在這個過程中，要去找什麼是不動的，不要去排斥根塵的問題。要從根上面用功。這次聽經的感覺根是最直接的，不要用意識去分別。因為一旦有分別就有能所的產生。我覺得聽這次的開示有非常大的收穫，知道該怎麼去做，未來盡可能按照法師的開示去做。我是非常懶惰的人，所以有時會跑開。現在還不是像大家所講的很感動，現在不太能做到，但是我也會勉強自己去做。阿彌陀佛。

卍

林果德：剛剛兩位法師講那個〈信心銘〉是怎樣。我是第一次聽到〈信心銘〉，其實我也聽不懂是在講什麼。只知道在講不要揀擇，不要分別。我之所以抽時間來，是因為法師以前講過，多來佛寺就可以熏習熏習，看看能不能種下一些種子。在好幾天聽法的過程中，我都是不曉得在聽什麼。但是前天法師突然講說修禪要用耳根，我突然想：這不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反聞聞自性嘛！我不曉得對不對，修禪要用耳根。我想到五月的時候法師說打坐要心息相依，要用耳朵去聽你的息。所以就是把五根和起來就是你的心。法師一直說心息相依。我也想到法師在五月的時候說禪宗很衰微。禪宗的衰微，是不是就是我們這些弟子，只是在這裡掛個名字，熏習熏習，並沒有在想那些經文裡面所講的意思。這個

要常來佛寺熏習。我回去一直跟我兒子講叫他來，我說你只要聽到一句你就值得了。不要想去了好幾天晚上都聽不懂，就不去。所以我都是儘量撥時間，能夠來我就來。我覺得只要聽到一句就值得了。阿彌陀佛。

卍

趙果圓：每年拜《梁皇寶懺》，在〈出懺〉唱讚的時候，我都會毫無理由的流眼淚；但今年拜《梁皇寶懺》我沒有機會流眼淚，因為今年一支香都沒有拜過。不過這是我今年的因緣，也沒有什麼所謂；可以在櫃檯做義工，也算是一個另類的參與。說到每天晚上聽經的心得，我就像某一位法師、某些佛友所說的，不懂。這個絕對就是我目前的情況。我這個沒有深入經藏的人，也就差不多就這樣了。

在我講感想之前，我想先說我以前一位同事的一件事情。當時她很年輕，性格比較豪放，有一個兒子要帶。平時或帶著兒子的時候，她也會講粗口。就在她兒子大約一歲多的時候，她跟我說：「妳知不知道我兒子，還記得我大約在幾個月之前，發脾氣時講的一句粗口。他最近有一次發脾氣時突然講出來給我聽。這句粗口我記得我幾個月都沒講過，他現在突然說出來，他肯定是以前聽了，記住了，所以他發脾氣時便講出來。原來對小孩子說話，真的要很小心。他們雖然不會說，當時也不理解，但是他已經是記住了，時機成熟時，他便會明白了。」

那麼這個〈信心銘〉、〈十習因〉。〈信心銘〉，是聽不懂的，這個很正常，因為現在的我就像是個小孩子。〈十習因〉只聽了前面，中間部分因為太累了，打了瞌睡，很對不起法師。大家不要怪我。我覺得在佛堂聽經，就算不明白都來聽，這就是熏習。參與之後、聽了之後，我知自己的根性，我也不奢望我這輩子一定能明白。但是，我就是要在自己的八識田裡面種一個因（就像剛剛說的那個小孩子聽到一句粗口，種了一粒種子），這個種子種了以後，將來不知道什麼時候，種子發芽出來，到那時我就會明白這些經文了。又或者是經過一段時間的修行、又或者經過一段時間深入經藏，對這些曾經聽過的經典，我就

會自然明白了。現在對我來說,就是在種因的階段，來寺廟熏習就是種一粒種子，以作將來發芽之用，阿彌陀佛。

己

李親覺：我聽《梁皇寶懺》已經很久了，知道這是懺中之王，非常仰慕，所以很想參加。這次是第一次在金佛寺參加，內心非常歡喜。櫃檯主管很慈悲，說我以後要是去了萬佛城，就未必有機會拜了，所以她就看櫃檯，讓我可以進來拜。我拜了三個半天，一個全天。我的感受第一是很感動，所以我很了解果圓說的流眼淚的事情。因為懺文很優美，加上法師唱得很動聽，所以很受感動。有幾次，一次在櫃檯，一次在大殿，心中像要流眼淚一樣。如果時間再久一點，可能就真的哭了。因為很珍惜這個機會，所以很投入。拜完之後身體好像打開了一樣，覺得很輕爽、輕鬆，同時升起一種感激、感恩之情。感恩有這樣的機會可以來參加法會，感恩法師們在廚房為我們做好吃的飯菜，護持我們可以很專心的修行。

中午和晚上聽法師的開示，我覺得自己就像在佛法的海洋裡面暢遊。我學經教的時間很短，很多經典都沒學過，一下子聽了這麼多的法，還真有點吸收不了。不過非常認同果德師兄所講的，就坐在大殿裡聽經聞法，讓自己不斷熏習，有多少就吸收多少，把自己當作一塊海綿，慢慢地吸收就可以了，來為自己種一個因。法師從懺法講到禪法，講因緣、因果，還講自己修行的故事，講解〈信心銘〉和〈十習因〉。我感受到是一種善知識的教誨。

這裡有一個很好的修行環境，我已身在這個正法的道場，每日聽經聞法，還有這個難得的人身。那還差什麼呢？要學〈信心銘〉就是因為我們信心不夠，不能圓滿，不夠堅固，所以有的時候有信心，有的時候沒有信心。我覺得我自己要做的，就是要堅固這個信心。還有在這次的法會我感覺到一種實修的風氣。這給我一種震撼。我以前那個很遊蕩的心，一會去吃些東西，一會去喝些東西。但是來得這個佛堂一定要去實修。因為我們說的法，除了去解決人生的問題，更主要的是一種明心見性之法，這是一個成佛的法。為什麼這麼少人聽。因為很少有人走到這一步。大家都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裡面打轉，還沒有想到要怎樣

去成佛，要怎樣明心見性。有法師在這裡教我們、點撥我們。就像孵小雞一樣，小雞快要出來的時候，母雞會幫忙啄開蛋殼，大家啄的地方要一致，內外呼應，小雞才可以很快破殼而出。如果一個在東邊，一個在西邊，都出不來。所以我們要找相應的法門和相應的善知識，相應之後，才能很快地自我突破。

最後覺得最重要是實修。千言萬語都是虛幻的，話可以說得很動聽，但都比不過自己腳踏實地去修，就是時時刻刻觀察自己的心念，時時刻刻留意自己正在走的路和正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與法相應。

最後用兩句偈頌和大家共勉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；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

卅

近志法師：我第一次拜《梁皇寶懺》是我來美國大概是第二年，是 1999 或 2000 年，那時候是在金山寺；我那時候剛到萬佛城不久，就有這個因緣去拜《梁皇寶懺》。出家之後就有比較多的機會拜《梁皇寶懺》，也是有兩次的機會可以到香港佛教講堂去拜《梁皇寶懺》。個人覺得這個《梁皇寶懺》的出懺和入懺的懺文非常優美，引發很深刻的洗刷我們的身心；不論是各方面的身口意，可以感受到只要拿出真誠的心來拜，多多少少都會得到一些受用。

法師每天的開示就是跟大家講法，我覺得非常自然，覺得讓人聽了感同身受。我記得法師說他出家的事情，說假如我們不好好修的話將來都是要還債的，這一點對我來說很受用。晚上講〈信心銘〉的經文，其實我不是很了解，不是很懂。我覺得就是一種法，我們真的是要時常來學，慢慢的熏修。我想等到我們開悟的那一剎，那就真的都了解了。目前都需要來學習。

我覺得整個《梁皇寶懺》非常的殊勝。我們一方面可以好好拜懺，法師也給我們醍醐灌頂。所以我感覺上都很好。

卅

宋慧航問：阿彌陀佛。我沒有什麼感想，我想問一個問題。禪宗說「掃一切相」，但在這個無所不相的世界裡面，我應該怎麼做呢？是不是想〈信心銘〉裡面所講的「唯嫌順逆」，就是離開相爭就可以比較接近那個地方？

興法師回答：或者我說一下我自己的感受。大家都覺得來參與聽法的人比較少，但是在我的經驗裡面已經不少了。有的時候，我講法只有幾個人在聽，十個都不夠。有的時候有十個、八個，有二十個人就已經很多了。如果有三十個人那已經是爆棚了。很有效果了，在這裡這麼多人一起聆聽、討論已經不錯了。至於大家說聽不懂，但也多多少少講了一些內心的感受。我在馬來西亞法緣寺，也是和大家講這一個，是第一次講，不是全講，只是抽一部分出來講。大家聽了和沒有聽一樣，完全不知道講了什麼。那是第一次講。第二次講我都忘了這一次，Gerry 告訴我在華嚴寺講過。都是一樣，大家都是不知道我講什麼。這次在這裡講，大家能有這麼多反應已經挺好了。這個已經是很大的回饋了。

剛剛有居士提到分別心，覺得分別心是不好，是障礙我們的。這個世間是相對而存在的，這個相對是我們人自己造出來的。文字是我們人造出來的，意思也是我們安上去的。比如說我們的名字。我們人就叫做人，狗就叫做狗。以前安這個名的時候，人的名放在狗身上來用，狗的名放在人身上來用。那狗我們就叫成人，人我們就叫成狗。若一直沿用下去就形成這樣了。這是我們造出來的。為什麼呢？讓大家有一個溝通，去做事情。如果大家沒有溝通，那就會混亂了。所以這個世間是我們人造出來的。對待也是我們人造出來的。裡面的好醜、痛苦、快樂都是我們這個分別的心造出來的。我們自己造出這個世間，同時我們也被自己造出來的這個世間困著，跳不出來。總是在好和壞、接受和不接受、順和逆兩邊互相牽扯。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分別心不好。它障礙我們見到自己唯一的本性。但是，如果我們能夠善用這個分別心，所謂善分別。第一首偈說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」唯嫌揀擇，意思就是說那個分別。如果我們能夠好好的認識分別心，好好的運用分別心，所謂善分別。

在這裡停一下。我們再跳過來去講一下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這三心。〈信心銘〉最後有一句：去來今。就是說這個三心。沒有起分別之前，本來的樣子是怎麼

樣就是怎麼樣。現在我們人分出了善和惡、順和逆、長和短。那我們就被這兩邊困住了。不斷在爭取自己覺得適合的。現在〈信心銘〉告訴我們，如果你可以從兩邊裡面跳出來，恢復到沒有分別之前，就全部都是一樣。或者可以用平等去表達。上次說：忍。我們如果能看到忍，這個逆境也是幫助我們修道的一個助緣。你可以忍到不需要再忍。不是沒有忍的事情，而是不覺得是忍，是平常的。在這個世間什麼人都有，什麼角色都需要有人去做。好人也罷，壞人也罷，都要有人去做。沒有壞人就顯現不出好人，沒有好人也顯現不出壞人。所以給機會你忍的，不一定不好。你能夠這樣去看就是好了。能夠不覺得是忍。本來覺得是忍的，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你不覺得在忍，不需要忍。反而會感謝他。這個人給機會你上進，這個事情給機會你增加你的修行，幫助你早一天成道。你更加應該感謝他。那就把不好的變成好的。你能夠從這個不好和好裡面跳出來，看清楚它。你能夠看清楚它，你就可以跳出來。你看不到的話，就在好跟不好裡面，來幫我的，來害我的，在這兩邊就被困住了。如果你可以劃一的去看，沒有好和不好。這個世間本來就是這樣。什麼事情你只要懂得去用，那就是好。

所以說，不是不要分別，而是要善分別。你懂得用這個分別心，你就可以跳出來。一切的塵勞都是佛事。六祖菩薩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；離世覓菩提，恰如覓兔角。」就是這樣。〈信心銘〉告訴我們，害我們的是這個分別心，因為你不懂，不知道怎樣用。幫助你成就道業的也是這個分別心。但是這個是善分別，懂得怎麼分別。那你就能跳出來，以後的路就會好走了。〈信心銘〉是這個意思。從二回到你本來的地方，沒有分別心之前。你不落兩邊，不落兩邊也就不落三、不落四了。

好像有兩個人的對話。一個人說：三人行必有我師。大家都應該聽過，這是儒家的話。一個人說：為什麼說三人行必有我師，不說四人行必有我師呢？另一個人就說：要是說四人行必有我師，你又會說三人行必有我師了，又或者五行必有我師。那他也會說：也對。我們人的習性就是這麼直接的。是什麼作怪呢？就是我們的分別心作怪。你如果可以體察到。為什麼要經常迴光返照呢？

你可以迴光返照，你才可以知道自己舉心動念，為了什麼舉心動念？是什麼在推動它？我們人就是會做種種的分別意識，但是我們不知道。如果你可以看清楚。生活簡單一點，要求少一點。正如師父說的：住的地方小小，吃得少少，用的也少少，簡簡單單。這樣對人的修行就容易相應，心就不會起那麼多分別的心，或者是欲求的心。這個以後就講功夫和時間。怎樣去熏自己、去練習，久而久之，才恢復到打成一片。打成一片是做功夫的人的術語。所謂打成一片是舉心動念只有一個，沒有其他的雜念思想。從早到晚，從晚到早都是一個狀態。沒有其他的念頭。久而久之做到有這個功夫，就要看因緣時節了。所以在平常日用裡面用功。過去很多祖師大德，都是在平日的言行裡面開悟，得到身心脫落。這個是要我們自己，在用功修持的方面儘量去做的。

也正如大家說的，佛法是不斷的熏修，久而久之不開的智慧都會開。每一個學的人都是一樣。一開始接觸的時候，是完全不懂的，但是堅持下去，慢慢就會懂一點、懂一點。慢慢累積起來，就自然有大的智慧。而且修行也不是一生一世的事。前幾天也講過，過去的修行人，如果不堅持自己的修行的話，可能修幾生以後，不修了，一兩生，就會把過去幾生修行的福報，在世俗的世間用掉了，就很浪費、糟蹋。所以修行是平平常常、平平淡淡，沒有間斷的，每一分每一秒，都是在累積你修行的力量，每一分每一秒，都是在不斷的累積，每一生每一世，都是在不斷的累積。假設有一個空檔、空隙的話，可能就會在這個空隙裡面，造成要多修幾劫才能再有那樣的修持。所以修行是日以繼夜，每一個小時跟著每一個小時，每一分鐘跟著每一分鐘，每一秒跟著每一秒，這樣累積而成的力量。定力也是這樣累積，智慧也是這樣累積。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明白或者有了成就的。我一開始學的時候，聽別人講論。坐了一個多小時，都不知道對方講什麼。腦子完全塞住了，一句都聽不進去。完全沒有那種底子。但是後來就堅持，一點一點的聽。就算不懂也好，都還是去聽。久而久之就會知道多一點、知道多一點。慢慢就自然開竅了。每一個人、每一個眾生都是這樣，一個有一個的經歷。OK，好了。大家還有什麼要補充。

譚果揚問：讓我多發言兩句。今天在懺文裡面是說聞，聽聞的聞。有兩句：「常聞假名諸法，無性之聲」。就是說時常聽聞所有所有假的法，無性之聲。我想了一整天。「常聞假名諸法」，我懂。「無性之聲」，我不知道什麼是「無性」。如果普通人一看就會說諸假之法，要是沒有研究的人就會說：要聽一些假的事情。其實這個假就是天台宗裡面其中的一個觀，就是假觀。從假就知道真，真假就沒有分別。但是怎麼無性呢？「無性」是不是英文說的 nature。就是水有水性，人有人性，佛有佛性。「無性」是指什麼性呢？「無性的聲」是什麼聲呢？無性會不會是佛性呢？但是佛性都有一個佛性，又怎麼會是無性呢？

興法師說：是不是有佛性呢？

譚果揚問：我就是問是不是有佛性。有啊！說佛性之聲就可以了，為什麼要說「無性」呢？

興法師說：「佛性」是覺性。如果我們說佛性，大家很容易想到後面坐這的那尊佛。但是「佛性」是用義理來說的，是覺性。覺性是相對不覺來說的。如果你已經覺了，本身就是覺的話，那還有沒有需要說覺或者不覺呢？那既然覺都不覺，都是多餘的了，那你還要聽什麼聲呢？打一個比喻。在廚房工作的要留意啊。我問你，「龜毛兔角」是用來煎好吃？還是用來蒸好吃？還是用來燉好吃呢？龜毛兔角是沒有的東西，你怎麼能問怎樣做好吃呢？就是要你跳出這個相對。不要被它所困。信心銘就是這個意思。本來就是你，你本身就是現現成成的，一切具足的，不用去找，不用去分別好壞。這是從根本上說。六祖菩薩和過去的大德說：「但得本，莫愁末。」意思就是你得到根本了，一切的枝葉你不需要愁。你得到根本之後，一切的枝葉就有了。開花結果的枝葉，樹的末梢，也就是說這個道理。

卅

今天到這裡。感恩大家的參與。感恩大家給機會我。